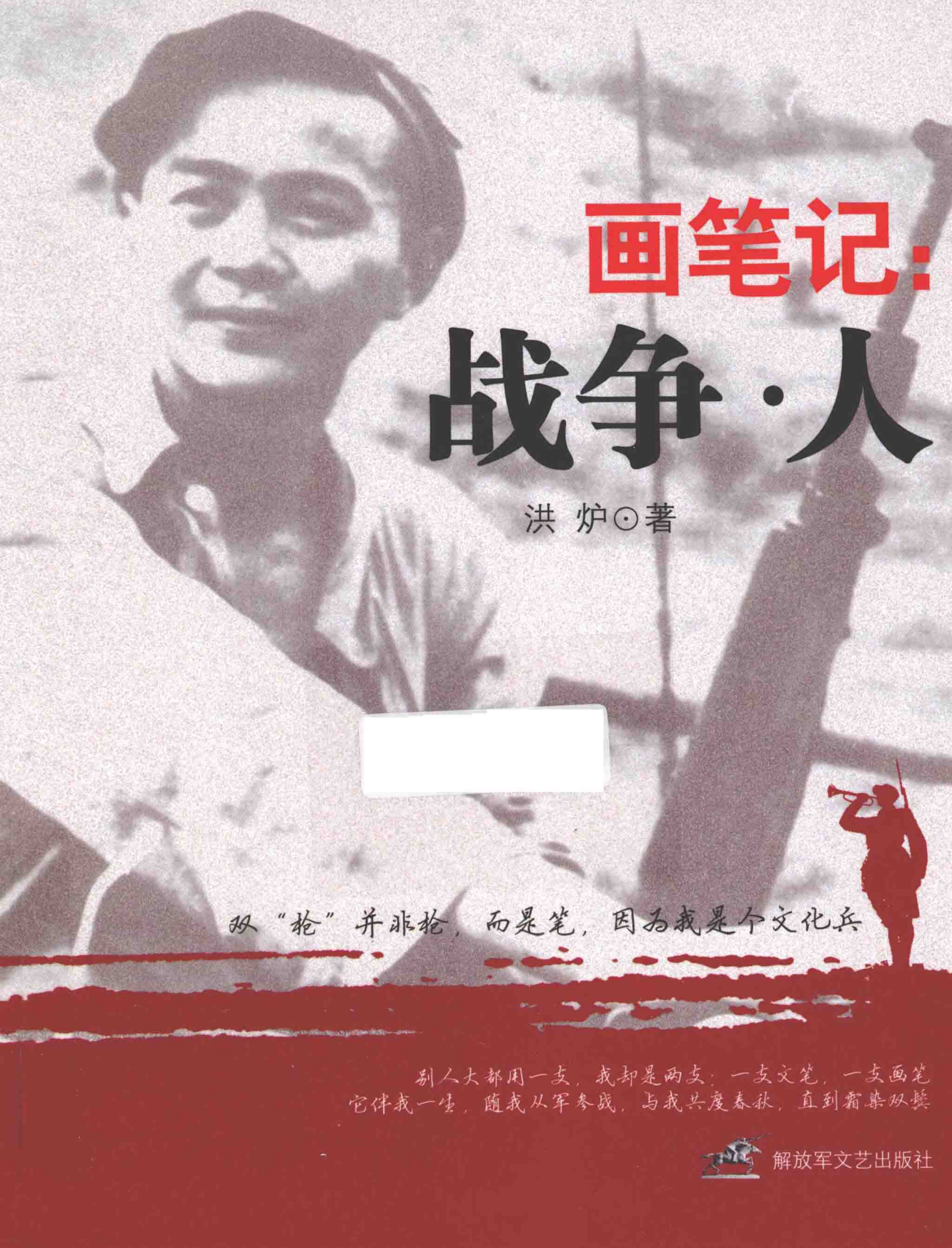




画笔记： 战争·人

洪 炉◎著

双“枪”并非枪，而是笔，因为我是个文化兵

别人大都用一支，我却是两支：一支文笔，一支画笔
它伴我一生，随我从军参战，与我共度春秋，直到霜染双鬓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画笔记：战争·人

洪 炉◎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笔记: 战争·人 / 洪炉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4.9

ISBN 978 - 7 - 5033 - 2524 - 3

I. ①画… II. ①洪…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157187 号



书 名: 画笔记: 战争·人

著 者: 洪 炉

责任编辑: 郭米克

责任校对: 马 涛 刘岩梅

装帧设计: 李 戎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 话: (010) 66531659

E - mail: jfjc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20.7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524 - 3

定 价: 6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自序 “双枪兵”回眸

我是一个“双枪兵”。

双“枪”并非枪，而是笔，因为我是个文化兵。

别人大都用一支，我却是两支：一支文笔，一支画笔。

它伴我一生，随我从军参战，与我共度春秋，直到霜染双鬓。

我用它，记录过多少世事，描绘过多少图景，大都与战争和军队有关，又都已成为历史。

这笔下，有辉煌与暗淡，有胜利与牺牲，有崇高与卑微，也有欢乐与伤悲……

虽然我，历经了山山水水与坎坎坷坷，饱受了炮火烟尘与苦涩辛酸，可我从后悔，反而为此自豪，因为我并不愧对所处时代与自己人生。

正是这些，使我成长，催我成熟，从而由一个“小鬼”，锻造为一名老兵。

为了回报军队和战友们对我的培育之恩，我将自己笔下的文字与图画，挑选整理出来，奉献给敬爱的读者和可爱的后人。

虽然它，也许只是片片断断，还会是零零散散，不过又都是我的心血和汗水结晶，并且是些原汁原味的“原生态”往事真景。

人们从中，将会看到，我和我周围的人们，怎么走过战争，走进历史，又怎么走到今天。

从中可以悟出，包括作者在内的中国人民军队这一“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目 录

自序 “双枪兵”回眸	1
1.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们！”	1
2. 炮火“烧”出来的一块“砖”	5
3. 革命战火锻造了我	9
4. 从初战“洗礼”到开仓济“贫”	14
5. 不是自己人 差点当俘虏	20
6. 打回老家去 山河一片红	25
7. “革命成功每人发一个（老婆）”	31
8. 甘甜酸苦的小金橘及其产地	37
9. 我画的“小人儿书”和当的“傻帽儿”	44
10. 《反革命的舅舅》和我的老指导员	49
11. 批准“腐化”和成为疑犯	53
12. 满怀激情准备抗美援朝	58
13. 虽未“雄赳赳，气昂昂”却也“跨过鸭绿江”	65
14. 又一个“黄继光”和若干个“王成”	72
15. 令人揪心的朝鲜战场	79
16. “鬼子”并非全是鬼 军人首先都是人	85
17. 鲜血凝成的骨肉亲情	95
18. 泪洒三千里 血凝军民情	103
19. 从三八线到莲花池 转入又一“战场”	111
20. 一身“黄皮”的美术学子	119

21. “象牙之塔”并非“避风港”	129
22. 政治风浪中的“幸福回忆”	137
23. “跑步奔向”的是“共产主义”吗？	143
24. 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窗口”	149
25. 从“活学活用”到“突出政治”	156
26. 装填手、渔家女和海防前线	162
27. 走马兴安岭 寻访鄂伦春	170
28. 五彩缤纷的艺术舞台和“样板戏”	177
29.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88
30.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95
31. 支持越南，反对美帝的创作热潮	202
32. 再当“志愿军”支援“嘎冬吉”	209
33. 同志加兄弟 中越一家亲	216
34. 美丽的“岛格巴”和“巴和莫奈”	224
35. 红色风暴惊涛骇浪席卷大地	231
36. 我的“反革命罪行”和几乎成了“刀下鬼”	241
37. 重走长征路的重大收获与损失	251
38. 雪山草地上的轶闻趣话和我的成果	260
39. 风情迷人的傣家 未见“庐山”真面目	268
40. 美术“柿叶”使我寒心 开始弃画从文	274
41. 军队重务正业 结识《军歌》作者	284
42. 遥远西北边疆的沉重一页	290
43. “天山南北好风光”中的悲喜剧	299
44. 我的“恩父”和我的一家	311
45.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318

后 记	324
-----	-----

1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们！”

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首流行歌曲，其中反复唱道：“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对于本文所附的一幅木刻肖像，我也可以唱：“这就是我……！”当年的本人就是这样。那是在1950年春所作的一幅自刻像，当时我还不到19岁。一年多以前即1949年1月，我刚进入18岁到达入党年龄，在淮海战场上写了入党申请，4月初在长江边获准入党，作为一名小老兵新党员打过了长江，在解放杭州、上海后又开赴浙东前线，准备解放舟山群岛，这幅作品就是那时刻的。当时我军正是胜利之师，个人也是得意之时，一年中从小兵拉子、小组长很快当到了排级、连级干部，可谓“连升三级”，也可见“进步”之快。在宣布我为连级时，有位老同志，先揍了我几屁股，说我19岁不到就当上“连长”，不请客就再揍我。作于此时的自刻像，使本人当年少年得志之神气跃然纸上。

不过画中也暴露了本人一大缺点，即“自由散漫”习气，穿着军衣却敞着领口不扣风纪扣就是明证。这印证了当年一段军中顺口溜：“文艺兵，真自由，都是小分头；帽子歪



新四军时的作者



这是我的木刻自画像，当时
刚满18岁，却和我们军队
一样，正处于春风得意之时

着戴，不扣风纪扣；见人不敬礼，握手又点头……”我正是这样的“自由兵”之一。画面右上角在风雨中行军，确是本人当年的生活写照，当初我的重要“革命业绩”，就是随队行军没掉队，只是从小被背包压着没长个儿，我的父亲和弟弟个头都不小，只有我才1.65米上下，是当今择偶少女所说的“三等残废”。画面下部的战斗场面，却既是而又非本人，我那时是个文化兵，并未直接冲锋陷阵炸过地堡。但是我所在的部队，却是原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的作战主力，我们的司令员就是著名的战将陶勇，再上面就是威名远扬的陈毅元帅和粟裕大将。他们指挥的许多战役，我几乎都参加了，并且经常在连队和前线，虽然主要任务是战场鼓动、战勤工作、瓦解敌军、打扫战场、收容俘虏和搜集材料、宣传英模等等，在历次大战中，确也尽了自己的全部努力，画中的冲锋战士也是本人的象征。我所在的华野四纵文工团，在豫东战役一仗就打出了四个一等功臣和人民英雄。当然，有很多战友都在战斗中牺牲或负伤了，我永

这幅木刻作于1949年夏，我们部队刚刚解放了杭州和上海，正以此“土八路”形象，进入了大城市



远为他们并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自豪。

附在本文中的另一幅《人民英雄 功上加功》，是我在1949年渡江以后刻的，画中的作战、抢救、学习、劳动等等，都是我们当年的生活内容。我们正是以画中人物的形象及其“土八路”打扮，打过长江并攻进都市的。我们进入的第一个大城市是号称“天堂”的杭州，进城第二天就有不少青年学生来参军，我这个年轻老兵就成了他们的小头头。哪知由于思想准备不足，我竟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那些新同志刚来，不适应军队特别是革命部队的生活，我却因为年少气盛，不知体谅不会帮助他们，对他们横加指责，十分简单粗暴，结果使我班里5个新同志一夜跑掉了4个，为此我受到了严厉批评，被认为“居功骄傲，不能团结同志”等等。不过留下没走的那一位，后来当到了我军团政委才转业到地方，1990年代我们曾两次重逢，他对我已既往不咎，我却为自己当年的错误表现深感惭愧和遗憾。当年参军的那批同志，后来都成了我的

老战友和好战友，他们有的曾是部队的中高级干部，有的转业后成了学者、教授和作家、艺术家，当然更多的是普通干部和劳动者，其中有不少还曾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过委屈和伤害。因此，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是历年战争和历次运动的幸存者。我们都曾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献出过自己的心血、精力，特别是青春。

1990年后，我们这批战友曾多次聚会，虽然大都已是古稀老人，重逢时却都立即重返青春，见面就又笑又跳互叫着小名外号。我曾说我们是“四无”一代和“四水”之谊——“四无”即无愧于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无悔于自己走过的道路，又一直无求于人并无畏于世。“四水”即血水、汗水、泪水和口水，我们曾一起流过血，许多同志都在战争中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在多年的行军、工作和劳动中，我们更一起流过汗；我们又有着共同的悲痛和欢乐，一起流过或哀伤或喜庆的泪水；我们还曾交流过口水，这有几层意思，一是多年一口锅里开饭，一只盆里吃菜，一个茶缸喝水或喝酒，口水早就交流过；二是因为年轻火气大，难免互相吵架对骂过，口水曾喷到过对方的脸上，但是吵完就完了，友情如初从不记“仇”；再就是我们当年都正是青春萌动的少男少女，也曾情窦初开偷偷亲吻，口水更直接交流过。

正由于我们同是“四无”一代，又有着“四水”之谊，我们始终为拥有这样的战友而得意和自豪，我们永远不忘自己的青春岁月和战斗年华。所以如果要唱“这就是我”时，还应该加上一个“们”字，即“这就是——我们！”本文所附的两幅木刻，因此都不只是某一个人，而是我们那个光荣集体的共同形象。

2 炮火“烧”出来的一块“砖”

人民军队从建军初期起，队列中就有一支特别的“兵种”，即“文化工作者”或“文艺兵”。红军艺术家沙可夫、李伯钊和石联星等等，就是第一代“文艺兵”的领头人，也是我军文艺工作的开拓者和创业者。他们虽不冲锋陷阵却又不可或缺，一面不断向人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宗旨主张，一面用种种方式对内进行教育和鼓舞士气。过去国民党骂我们为“共匪”，其实这正是我们与“匪”的主要区别之一，真正的土匪队伍中，是没有文艺兵和文化工作的。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又将女作家丁玲誉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说文人的一支“纤笔”，比有“毛瑟”枪的“三千精兵”作用还要大。我之所以成为“文艺兵”之一，正因为这是革命和军队的需要，既是“外部条件”即形势环境“逼”出来的，也有“内部根据”，即自身的基础与可能。

我本来没有什么文化，从未上过什么正规学校。世代贫农出身的父亲从历史教训中，深知没有文化永远受人欺侮，便克服困难发愤读了点书，因为太穷很快就辍学了，但他却成了我的启蒙老师，并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这使我很早就开始认字，识了一些字后，先由父亲后由自己找来一些杂书闲书来看，从《说唐》到《水浒》、《三国》和《七侠五义》等等，还有冰心的《寄小读者》等新书都看过了。我父亲爱画画，曾以剪花样刻金纸（即过年时贴的

红色门窗挂签)等挣钱,又为人画过中堂和帐帘之类,我看了也学着画。不久父亲参加了党的秘密活动,我从他及其战友那儿,又得到了“抗日救国”、“阶级斗争”和“共产党”、“马列主义”等等教育,还看到一些有图的传单和书刊,我就将上面的画临摹下来,画了些“地主资本家压迫穷人”和“大刀砍向日本鬼子”等等。我们那儿过农历年时,乡下有人组织唱“凤凰”的班子,走乡串村拜年卖唱,讨些零钱和烟糖食品之类,我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并成为我所在班子的主唱者之一。卖唱时遇上别的“凤凰”班子,就要发生竞争叫做“斗凤凰”。别人唱的大都是些旧词老调,我因为读了点书又接受了革命思想,就即兴编出新词,考问对方“什么军队抗日最坚决”甚至“列宁斯大林是什么人”等等,不仅一下镇住了对方,并使人们大感新奇和惊异,我们班子也就“斗”赢了。在大受欢迎时也增加了收入,我也就多分到一些钱和吃的,这成了我最早“发表”作品的“稿费”,更由此培养了我“爱好文艺”与“进行创作”的兴趣,当时我才十岁出头。

抗日战争后期的1944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父亲被捕坐了牢。在游击区的老家草房,又被伪军一把火连粮食和衣物全烧光了。我在家已活不了,只得逃生去了当地新四军游击队,开始在本区区小队侦通班里,因为太小又送到“县学童干班”去学习。到这里不久我就显出了“文艺细胞”,办墙报、出黑板报和写标语画画等,都成了积极分子,被领导认为是个值得培养的“艺术人才”,这就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我在童干班时,苏中根据地内出版了一本文艺刊物,刊名是到过根据地的著名文化人邹韬奋



我仅存的“童男作”之一,也是我的第一幅木刻创作,不过是用修脚刀和刻字刀刻的。创作时间约在1945年春,试图表现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学生

这幅木刻题为《胜利反攻》。表现新四军收复日军占领的城镇，但脚下却是国民党军队，因为抗日战争一胜利，与我军交火最多的是蒋军



题写的《生活》。我看到后爱不释手并大受启发，马上给编辑部去了一信，请教了一些写作上的问题。没想到下期刊物竟登出了我这封信，同时发表了作家楼适夷对我的回答，实际是一篇文学指导论文。可惜我没能保留这份刊物，并且几十年来从未再见到它，但是这是我的名字及所写文字，第一次排成铅字印上“书”，又是与一位作家交往，不能不是我“文学活动”的一件大事。现在我那封信和楼先生的文章，内容全都忘了，有回在《新文学史料》中，看到楼老的一份“遗作稿目”，其中有一篇写于当年的“答读者问”，很可能就是关于我的那篇。此后我确曾写过不少东西，并且一直写

到现在，而这一切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因此楼适夷先生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

美术创作也是这样，当年的作品都没能保存下来，因为都“发表”在墙报、黑板报、门板、墙头和小伙伴们的小本本上，以及后来的幻灯玻璃片上，如今当然什么也找不着了。那时根据地内出版物制不了版，报刊上的图都得用木刻，所以解放区过去的美术作品主要是木刻，我的美术创作也就是从木刻开始的。但我不知道木刻是怎么刻出来的，找到一把修脚刀和能刻图章的刀，又找到一块白果木块磨平了，就在上面开始了创作。第

一件作品就反映了当年的战斗生活，并且是个热门题材，那时游击区的同志，身边常带着一把几寸长的尖刀，既作为自卫武器，也用来袭击敌人，人们都称它为“五号驳壳枪”。我就刻画了一个青年革命者，正高扬着一把“五号驳壳枪”，上面还系着飘带（我想它是红色的）。刻出后我像盖图章似的，把它“印”了出来一看，感到不是那么回事。正不知所措时，童干班来了位插班同学，他会木刻并拥有一套真正的木刻刀，我就盯上了他，一见他刻木刻，就挤到他身边偷偷学艺。当时我们还不相识，因为我干扰了他的创作，又忍不住动了他的木刻刀，被他横了我几个白眼。后来却不打不相识地成了学友、战友和画友，他叫张新予，全国解放后进了杭州美术学院，成了我国著名的版画家，在美术专业上，我这辈子也没能赶上他。

后来我到江潮报社，师从高斯同志，算是学会了木刻。随后又调到野战部队，上级让画画就画画，让写稿子编快板，也说干就干，又唱歌、演戏样样来，摸爬滚打什么都干，说是锻炼成为文艺“多面手”，实际却是个“万金油”式的“人才”。正如一首顺口溜所说的：“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不过把我“烧”成“一块砖”的，不是砖窑里的柴火，而是战场上的炮火。

附在本文的两幅木刻作品，一幅就是用刻字刀和修脚刀刻出的，大约作于1945年上半年，另一幅似作于同年底或次年初。这两件作品的粗劣，简直不堪入目，不过它是本人最早的木刻创作，更是手头仅有的两件“文物”，才作为“自珍”的“敝帚”，收存于此。



解放战争初期，我画的第一幅毛主席像

3 革命战火锻造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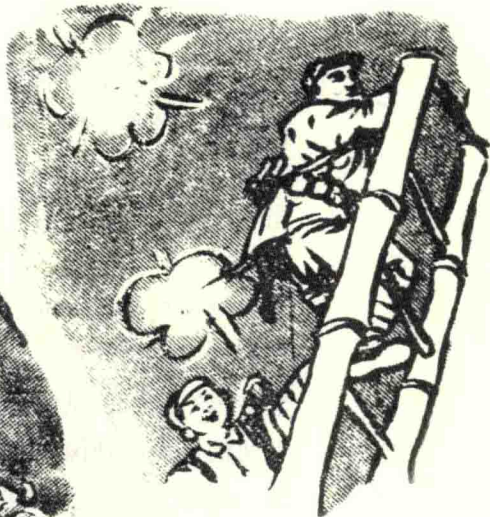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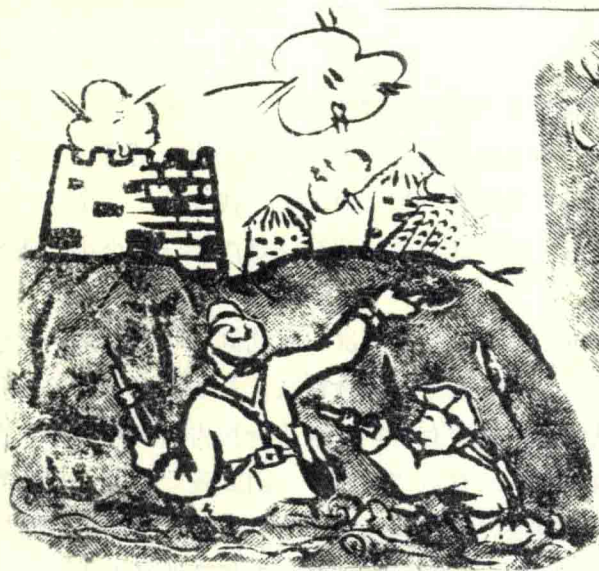
正如一首著名歌曲中所唱的：“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前两句唱的也就是我，后两句唱的还是我，如果没有革命战争和革命部队，我成不了一个兵，更当不上文化兵。我的一生以文为业，起初还是由于一次小小的违反纪律。

我正在“童干班”学习时，有一次专区的刘伯厚专员来给我们作报告，这位刘专员是个60多岁的老教育家，长胡子飘到胸口，我坐在第一排时，见他的形象很有特点，就边听报告边搞小动作，在下面悄悄为他画像。我本来有点“功底”，因此我笔下的“胡子专员”肖像，倒也形神兼备。就在我为自己的“杰作”暗自得意时，刘专员的报告结束了，在人们的掌声中，没想到他径直走到我面前，伸过手来说：“小鬼，把你画的给我看看！”我这下慌神了，不听报告画人人，这不是违反课堂纪律了吗？我一面不得将自己的违纪“成果”交出去，一面心里准备着挨一顿狠剋，弄不好还得受个处分。哪知刘专员看了我的作品后，竟拿着问人们：“大家看看，像不像我？”大伙一看都笑了，说：“真像！”“入神呢！”说着，那刘专员把我拽出去，对我的领导说：“这小鬼不错，要好好培养，是个艺术人才。”于是，在学习结束时，我被分配到地委的江潮报社，跟本地区的著名画家高斯同志（他后来是江苏省出版局局长）学木刻，由此开始了我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毕生之路。因此



英雄鄧安發

★ 洪 爐 ★



抗日反攻时，我画了不少石印画。这是英雄事迹连环画中的两幅

刘伯厚专员对我有知遇之恩，高斯同志则是我早期的美术老师。

在江潮报社时，迎来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我跟着高斯同志画了不少关于抗日大反攻的石印宣传画。高斯同志的本职工作原是国际版编辑，但却有许多额外的美术创作任务，连根据地内用的“抗币”也是他的木刻作品，我在那里学画也是兼职，主要工作是当报社的收发。只是我那时贪玩坐不住，常到附近的地委剧团去看排

戏，黎岳冰团长说团里正缺一个小孩演员。动员我去他们那里，我见剧团确比报社“好玩”，欣然答应后真的调去了。当年底地委剧团与分区文工团合并，我又正式成为新四军的文艺兵。在团里除了专演人家的儿子、孙子之类，凡有画画的事也由我干，同时还有些业余创作，当地的报刊上曾选发过我的“处女作”，其实应称为“童男作”，作品不只有木刻和石印画，还有小文章，文题已忘了，内容是关于抗日时的儿童团活动。所以我的美术和文学“童男作”，都是在那时发表的。好在我还留存了当时的几张剪报甚至木刻原作，现再“转载”于此，虽然这都已成了“革命文物”。

日军才投降，蒋军又打来，我军奋起自卫，群众支援前线，我刻了这幅《同志，请喝水！》

